

运河岸边一少年

徐澄范

清一色的灰色砖瓦,显现出古朴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那时的学生发育都晚,待到初中时,身体才迟有了些动静,先是女同学的胸脯越来越饱满起来,然后男生发现自己的嘴唇悄悄地长出了绒毛,它如同春天的油菜花一样,似乎是一夜之间,便绽放了出来;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男同学喜欢三两两睡觉,躲在操场大树下谈论班上的女同学。

男生背地里喜欢谈论她们,但当面却表现得对她们不屑一顾。即使有时在学校与她们碰见,也不愿先打声招呼,甚至还要故意欺负她们,例如捉一个小虫子夹在她们书里,让她们一翻书便吓得“哇”一声尖叫;上课时,坐在她们后非常常“不小心”扯起她们一两根长发,痛得她们从座位上跳起来,而男生则在这种尖叫和跳跃声中获得一种莫名的满足。

少年通过一位远房亲戚,弄到几本手抄报,才知道有一个叫莎士比亚的人,知道了圣诞老人,知道了第一个登上太空的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还知道了来自英国利物浦的4个年轻人,他们叫甲壳虫。还有顾城的那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深深地雕刻在少年那一代人的心底里。

有一天,少年特地走到新坊桥,看着桥下的运河水,缓缓地流向远方。他有所感悟:先人们在运河边筑巢而居,生生不息,于是有了常州这座城市。这条运河不是少年的母亲,而是少年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在还没有少年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在少年没有了的时候,它仍将在那里……

若干年以后,少年长成了青年,他开始尝试写作以运河为背景的长篇自传体散文《运河》。

于是,他在键盘上走向少年,倾听耳边潺潺的流水声,用无羁的想象贴近运河,航行于运河上。多少年前,他面对苍茫星空,面对静静流淌的运河水,面对着夜风中飘摇的一茎豆火,忘记了孤独,忘记了困境,忘却了物质生活的匮乏。运河成为他生活的某种背景,与他的生命相遇。

“我家住在运河边”,这是少年引以为傲的理由。

少年懂得感恩,他要感谢运河,因为运河给他灵感和激情,使《运河》一书得以面世,先后获得中国散文学会的散文佳作奖、常州市第八届“五个工程”优秀作品奖、常州市文艺精品项目扶持奖。这条长长的,在历史的风吹雨打中畅通无阻的大运河,它既是单纯的河,又是丰富复杂的河,它生发激情,成就梦想,它运载的不仅是古往今来的船只,也是永无止境的沟通,永远的出发和抵达。

燕尾飞花妙剪裁
一箭光陰莫輕擲
看山看水看花来

庄静飞诗 冯香权书

24节气之春分

释文:

燕尾飞花妙剪裁,从今春色半分开。
一箭光阴莫轻掷,看山看水看花来。

庄静飞诗 冯香权书 胡平翻拍

浙中笔记

马莉

“在这无尽的时间长河中,我们或行或止,或笑或泣,但终究要懂得在这一岁一礼的生命中珍惜每一寸欢喜,珍惜每个瞬间。”

启程

新年是一种气氛,我融化其中,怀着无尽祝福。很难相信一年年闪过,到头来,心中除了祝福还是祝福。

家人检查过胎压后,我在有声无声的问候与祝福间看到后视镜里送了一程又一程,和桥、圮亭这些高速公路口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不再拣择,打坐垫发挥远程座椅功用,用心体会,人间有多少真诚相待就有多少少年岁岁的平常美好。

我们拥有难得的人身,拥有孟加拉榕树一样环绕无尽的旅途阳光,拥有开着车听Travelling Life不必说话就彼此懂得的默契。

年初这列移动于小行星上的悬浮列车带来全新的关系。我们几乎是一群刚认识的孩子挎上春游水果篮排好队坐酒店专用巴士去看湘湖。除了风和日丽就是忽然可以与一面湖同在的新体验。

湘湖

车上、亭子里的视觉效果难以说清,如果非要,那就是,湖飞累了留下来成为风和流水,成为龙的副本。透过随便一座木亭子往外看,寂静不被约束甚至小型载客直升机巡湖的轰鸣也是寂静一种。告诉自然,我与它的亲缘关系和平等不二,另外,让我用凌乱鱼骨纹擦拭一遍轰鸣在上的飞机意象。

我通过湖中倒影观察树木投下的羽状分岔,女儿迎面走来,未及吹干的水珠滴下发梢,我这才想起孩子们玩了下午水在森泊水乐园。迷恋夕照者终是被夕阳塑造,我确定这里是郊区,就是说连喝杯咖啡都有郊区才有的非中心意味。这又不是典型郊区,人们混同于自然,有着不被表述的原初状态。

萧山

与家人聊了一晚上,更晚的晚上还没到来。白平衡着它的白,甜

感恩

胡雪峰

人这一辈子,感恩的思绪飘舞扬洒,不停地串联起人生的回味。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是“投之点滴,报之涌泉”,日本电视连续剧《白色巨塔》的轰动至今还鲜有突破,那优美的主题旋律“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将感恩的精髓演绎得淋漓尽致,每次当我聆听到它的旋律时,都觉得自己对感恩的阅读是“更上一层楼”。

不必说感恩亲情,也不必说感恩爱情,单说那感恩友情,就足以让我梦回秦关。

高中时,在一场激烈的篮球对抗赛中,我不慎摔倒,左肘着地,造成鹰嘴骨折。从医院回到宿舍时,已有好几位舍友在路上迎接我,看到我手臂绑着的绷带时,大家争相搀扶我。由于远离家门,我的衣食住行全靠同学帮助。每天早晨就会有同学帮我穿衣穿鞋,挤牙膏,倒洗脸水。一日三餐均有同学打好送来,还要给我洗衣冲开水。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我内心不止一次涌起暖流。同学们整整侍候了我三周。拆除石膏后,几位同学还特意陪我到学校外面好一点的澡堂,帮我彻底清洁了一番。其间,我从未听到他们的一句怨言。这份感恩我一直珍藏着,时至今日,舍友们也时常相聚,他们只字不提,惟有我时常忆起。

进入大学,感恩这一接力棒我不情愿地接上了。大二时,系篮球队广东队友在学院流动杯篮球比赛中,右脚第五趾骨骨折,我背着他奔波在学校和医院之间。他的伤情较重,宿舍又在5楼,我每天要跑上跑下数十趟,帮他打理衣食住行,就这样陪伴他40余天,直到他基本康复能自理。我结婚时,他给我汇款238元,那是他2个月的工资,也是我收到的最大的一笔贺礼份子。现在我俩虽相隔甚远,但也不时电话、微信、贺卡联络。上次他出差来时,感慨当年我们“正是江南好风景”,我笑答“落花时节又逢君”。酒杯未高举,热泪已盈眶。

因经常去清潭路上的常州体育馆看比赛,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兄长,那时,他在清潭路上的一家电子元件经营部工作。我们从相逢、相识

平衡着它的甜,抹茶舒芙蕾冰淇淋是对新组合,就像我试图跟异乡建立一种异于异乡的关系。

关闭“自然界”对话框,回到城市,巨系统来不及精密运算。第一次来此的我推开窗看萧山夜景:美得令人担心。

穿过地铁的幽闭空间,我是那块浮冰和冰下的北极鲟,浮游着转四号线,然后出站用鳍说话行走。

“万象显现之根源是空明的心性,遍布广大如无云晴空。当安住在如虚空般的境界时,宽坦放松于当下,让心消融在极其开放中,舍离执着,与虚空境界融合,自然地,会越来越解放。”

城市极尽繁华,我有义务看到一点:诸多旅行归于枯荷般的空寂。嗯,真心应物,自性会指引自己未来的道路该怎么走。

龙井村

山间溪流抽象也具体,我说茫茫溪流带来幽静而空蒙是现成的。睡前静坐,晨起静坐,我说不清是修复还是苏醒,就这样没有感受地感受着一切。有人拾起满地茶花,有人递给我现制的山茶花拿铁;这不是巧合。

茶山有客,茶山是客,茶山不分主客不讲形式主义,茶和山都歇一会儿脚,掐尖的龙井有年代感它凭空生长不分年代。

山有山的线条楼有楼的模样,春日午后龙井村具备早春属性。两家人坐在阳台上懒懒地喝茶,吃桂花糕绿豆糕,不急,歇完脚再赶路。山路扩展而无所扩展,山门敞开而无所敞开。

苏堤

西湖不是超声波就是奇迹,大家兴致不错,随身携带不同苏堤,扛着一把湖梯奔走,人群合着湖光波动,要说极目并无极目处。

想一想这情景:人甚多却毫不拥挤,每个人走在各自的苏堤上,无端欢喜;人们走在各自的苏堤,却又能够相见。这是超现实主义,我很高兴与这么多赏湖者同在,同欢喜。

夕阳下水面净阔,几只打捞水草、杂物的小船悠悠地来、悠悠地去,是不起眼温暖的温暖存在。

“我家住在运河边”,这是少年最喜欢的情景,他竟然在作文中不止一次写过这个迷人的句子。那时,少年就走进了水的世界。一条运河,一条烟雨蒙蒙的大河,水流汨汨,少年的笔下也在水流汨汨。

小时候,少年家住麻巷。小小的巷子长长的路,地上铺着圆润的石子,夏天不泞,冬天不滑,孩子们喜欢在窄

窄的巷子里玩耍,嬉笑打闹声久久回荡在两侧的高墙上。

少年的卧室紧邻运河,打开窗户就看到并不宽阔的河面。他晚上睡觉,常常能听到熟悉的船只马达声“隆隆”作响,这种声音如催眠曲一般,伴随着进入美妙的梦乡,让他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代。

那时的运河清澈见底。涨潮时,



苏东坡像(国画) 赵世平